莊勇

令人痛心疾首

閒話雜談

近年來，諸如兒童網絡性剝削與虐待內容傳播、網絡色情產業鏈圍獵以及青少年網絡霸凌等網絡虐童事件頻頻發生，且愈演愈烈，其核心原因在於AI新技術氾濫削弱了數字安全屏障、網絡匿名性催生了黑色產業鏈，以及全球部分地區貧困家庭的監管缺失。由於網絡直播和打賞機制，跨國犯罪團伙利用高額或微薄的資金，在貧困地區誘騙或強迫兒童參與網絡性表演或受虐，形成了一條暴利供給鏈。

無論是線下虐童行為通過網絡曝光，抑或是利用數字網絡原生實施的新型犯罪，任何形式的網絡虐童事件都是侵害兒童身心健康的惡性事件。網絡虐童對兒童的身心健康、家庭關係及社會秩序，都會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

在網絡虐童事件中，網上兒童性剝削與性虐待目前全球公認最普遍、危害最深遠的案例之一，且也是最顯著、最具破壞性且受到最多關注的形式之一。據評估，全球每年有超過3億名兒童淪為網絡性剝削和性虐待受害者，這已經演變成一場「隱形的大流行」。

在多數人的印象中，網上兒童性剝削與性虐待案的嫌犯，往往被認為是有組織、具層級結構的傳統犯罪集團。然而，在菲律賓，70%網絡虐童案的嫌疑犯卻是媽媽。菲國警婦女和兒童保護中心的數據顯示，今年因協助實施網絡性侵和剝削兒童而被捕的大多數嫌疑人都是母親。

據悉，今年1至8月期間，因網絡性侵和剝削兒童被捕的20名嫌疑人中，有14人是母親，佔有70%。，此外，嫌疑人的年齡也越來越小，被捕的最年輕促成者年齡在23至35歲之間。按理說，母親應該是保護和保障兒童安全的第一道防線，但在這種案件中，她們卻成了拉皮條者和違反者，這一趨勢令人擔憂，也令人感到難過。

親生母親讓子女淪為網絡虐童案的受害者，這種行為不僅觸犯了多項法律，更徹底背叛了基本的家庭倫理。同時，這種現象也揭示了部分家長在金錢利益、流量誘惑或心理扭曲下，對親生骨肉進行的嚴重剝削與傷害。

一些極端貧困、毒癮纏身或道德淪喪的母親，為了獲取數額極其微薄的賞金，甘願充當幫兇。她們在犯罪分子的線上指揮下，親生對年幼子女進行身體或性虐待，並實時直播以滿足境外戀童癖者的變態需求。

我們不能說這是社會的悲哀，這些母親是在面對殘酷、無情的現實環境下，迫於無奈而不得不做出違背本意、妥協或放棄的艱難抉擇。因為一位深愛自己兒女的母親，即使環境有多惡劣，她們也會不顧一切保護自己的骨肉，她們寧願犧牲自己，也不會讓孩子受到一丁點的傷害，更不會以孩子作為搖錢樹，來解決生活上所面臨的困境。

母親讓自己的親骨肉淪為網絡虐童案的受害者，這是世風日下的現象，她們因為利慾熏心，竟把自己懷胎十月生下的親骨肉，視為獲取利益的工具，甚至是犧牲品。

我們的國家竟然有七成的網絡虐童事件嫌疑人是受害兒童的親生母親，讓我們聯想到我們的社會竟然墮落到這種地步，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8/18/26（二）

許秀枝

一幅溫馨的家庭拼圖

孝道園

午後艷陽高照，星期六一直是傳統的收賬日，王楚欽夾著公事包，跨上電瓶車，一路風馳電掣，直往孫家而去，孫家座落在華人區，是一棟舊式兩層木屋，早期的菲律賓華僑披荊斬棘，雖飽受不公平待遇，卻傾其所能，在有限的資源裡拼出一條血路。

孫家倚靠一種家庭式的裁縫加工企業養家餬口，把客人送來的一匹匹德國進口的男士手絹布，縫製成一條條手絹，其中必須經過幾個工程——把印有手絹圖案的原裝布匹剪好，用縫紉機細細縫成一條條手絹，手工必須精細，邊邊角角巡迴查看是否工整。第四階段工程是把每一條用熨斗熨好，每六條疊好裝進精緻的禮盒，打上絲帶，頓成高級禮品，商家支付工錢及材料錢。家裡兩部裁縫機，讀大學的大女兒和孫老太及兒媳都是擔任這部分工作的好手。滴滴答答的機器聲整天不嫌辛勞地操作。老二負責裁剪工作，老五是他助手。老四是大女兒，負責縫紉，老三掌管燙熨工作，老六年僅十二歲，一般都是幫忙跑腿。老大全家住在外頭，他外出打工，不參與家庭事業，母親照料全家飲食。這是一個典型的華人家庭，一家六口，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日以繼夜的柴米油鹽，在全家傾力合作之下，穩紮穩打，基本的衣食住行，倒是無憂。

王楚欽把賬單遞給孫老先生，靜待核實開票，拿著一杯水，靜靜看著這一家——

孫家大女兒一邊踩著縫紉機，一邊高聲喊：「小妹，白絲線快用完了，快給我拿新的，再給我一杯水。」只見小妹邁開小腿往裡面跑去。

一旁老三把一條條縫好的手絹對齊，每三條一疊，用調低溫的熨斗輕輕按在手絹上，那麼小心翼翼，那麼全神貫注，深怕熨壞了。

門鈴忽響，孫家大媳婦拎著籃子，聲音傳來：

「爸，媽！我燉了一鍋排骨冬瓜湯，放了當歸枸杞。你們多喝點兒。」說著直接往廚房走去。再過一會兒，就看見她坐在縫紉機前了。大女兒邊踩縫紉機，邊看手錶，過一會兒，站起轉身走到臥室。走出來時已經換了一身校服。她親了雙親臉頰：「爸，媽，今天學生會開會，我是會長，不能缺席。大概下午四五點結束。爸爸中午的血壓藥，血糖藥。還有他傍晚必須喝的補藥，我都已一包一包地配好，您得盯著他吃，可別忘了。我爭取早回家，午飯學生會提供，我不在家裡吃了。晚上我還是會替爸用熱水洗腳，醫生說可以提高睡眠質量。各位弟弟，今晚我要檢查你們的作業，數學方面可能需要補一補課。好，我走了。」

過了一會兒，老二老三連最小的老六，都回房間做功課了，他們品學兼優，年年名列前茅，為的是爭取獎學金，替家裡節省開銷。快中午時分，一直沒現身的老大拿著一個信封遞給母親：「媽，這是這個月我該補貼的生活費，對不起，小孩看醫生花了一點，下個月肯定能補上。」看到母親不肯收下，老大輕聲說：「媽，不要拒絕我，這是我該做的，您們養我這麼大，我只恨自己沒本事，只能做到這裡。希望將來……」眼望前方，若有所思。

王楚欽只覺得胸中一股熱流，中國的傳統美德——孝親愛老，都呈現在細微的日常生活中。踏出孫家大門時，心中湧起一個疑問，家是什麼？能遮風・能擋雨・有燈光・有溫暖的地方就是家。自己剛才看到的畫面，很清楚看到一個真正有溫度的家，家庭凝聚力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日常的瑣碎之中，他們彼此關懷，彼此照顧。兒女們對父母的陪伴，照顧，奉養和回饋，都在點點滴滴・柴米油鹽的生活中呈現。這是人類最最感人，最最值得歌頌的地方。

王楚欽心中暗歎：好一幅溫馨的家庭拼圖。家裡的每一位成員都是評圖的組成部分，每一塊都有自己的份量，缺一不可。這個家雖然沒有豐厚的衣食，寬裕的生活，但是骨肉，手足之間的那股親情卻很溫暖，溫暖到可以緩解冬天的寒意，帶來心靈的慰藉，王楚欽跨上電瓶車，向前方呼嘯而去。

林鴻東

證據確鑿，廈門東部環金海域實為古浯江

特稿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條充滿命運隱喻的水系。於廈門人而言，這條水系是鷺江，它承載著數百年海港商埠的市井繁華。少為人知的是，廈門以東，翔安與金門相擁的萬頃碧波裡，還流淌著一條更為開闊的大江——浯江。長期以來，人們要麼將它視作金門島上一條不起眼的小溪，要麼當作金門的縹緲別名，只有少數究根問底的讀書人才明白，那是廈金之間存續千年的古老水系。

浯江：一個迷失百年的廈門地理真相

「浯江」究竟在哪裡？這一疑問曾長久縈繞於金門人文地理研究者的心頭。正如前述，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浯江是發源於太武山、流經金城鎮的那條浯江溪。對此，連台灣本土學者也未必認同。許如中在1958年編纂的《新金門志》中這樣解釋：「按浯江為金門之泛稱，實無其水。金門人以海為江，島西之海為西江，島東之海稱東江，金門與列嶼之海稱前江、田埔之海稱後江，浯江，猶言浯海耳。今人附會之浯江，實即董林溪與後垵溪之合流，舊十景『珠江夜月』之珠江也。」許如中不只認為浯江溪的「浯江」為附會，更直言「浯江實無其水」。那麼，那片被稱為「江」的海域，又會是什麼江呢？

意外發現的田野證據：
前浯社區的清代古碑

2025年10月，轉機出現了。筆者在翔安金海街道前浯社區英烈堂前的老榕樹下，發現一方極易被忽視的光緒古碑，碑文標題為《重修英烈堂序》。碑中介紹英烈堂形勝：「地臨浯江之濱，堂拱西山之勝，北峙鼓鑼，南環列嶼，鴻漸後擁，天馬前迎，磴山作枕。」這清楚地表明，前浯南部海岸與金門諸島環抱的那片海域，便是歷史上的浯江。而「前浯」這一地名，正是指村落位於浯江之前。

金門文史專家黃振良隔岸響應

筆者將發現寫成文章，刊於人文平台「鷺客社」。人稱「金門活字典」的文史專家黃振良先生讀後留言：「浯江是同安（今翔安）與金門之間的海面，而非島上小溪，我深表贊同。八年前我也曾撰文發表於《金門日報》副刊。」黃先生早在《浯洲別稱「浯江」地名考釋》中，便通過一些楹聯與文獻，推測了「浯江」並非島上河流，而是環繞金門、尤其金門與大陸之間的海域。他列舉金門以「江」指海的諸多實例：古寧頭「三江環繞」、大地村「環江宮」、後江灣，以及牧馬侯「渡江」傳說、鄭成功料羅灣「祭江」。《八閩通志》《滄海紀遺》《金門縣志》等文獻中的「江」字，無一例外指向那片海面。他更指出，廈門稱「鷺江」，澳門稱「濠江」，香港稱「香江」——海島古稱多指向週遭水域，「浯江」正是同一種認知。遺憾的是，他沒有找到類似「浯江」字眼的實證。前浯古碑的出現，為這番推測提供了最關鍵的實物證據。

從翔安到南安：不斷發現的鄉土證據

前浯古碑的發現振奮了筆者，也讓筆者意識到，鄰近的濱海漁村很可能還有類似線索。

很快，筆者鎖定了距前浯不遠的霞浯社區。《翔安地名》記載，霞浯之名源於「村落在浯江下游，故名下浯」。《霞浯吳氏宗譜》更直言「霞浯別號稱浯江」，祖墓碑石常鐫「浯江」二字，民宅門聯仍可見「浯海安瀾慶泰平」「浯源流長千秋業」。村名、譜牒、墓碑、楹聯四重證據交匯，指明霞浯瀕臨的那片海域同為古浯江，將浯江範圍擴展至霞浯與大嶝之間的狹長水域。

宗祠與廟宇的楹聯，成為追尋浯江版圖的重要航標。在翔安區，筆者共搜集到十副相關楹聯，分別位於大嶝的嶝崎顯靈宮、陽塘顯明宮、小嶝前堡順濟廟，金海街道的歐厝金甌殿、前浯英烈堂與武公堂，香山街道的霞浯、蓮河，以及新店的鼓鑼巖寺。歐厝是最西端的坐標，大小嶝則浮在浯江之中。這些楹聯中，「浯水」「浯海」「浯江」「浯源」互見，所指實為同一水域。綜合調查足以得出結論：金門與翔安之間，從歐厝到蓮河的這片平靜海域，均屬被遺忘的古之浯江。浯江向東延伸到何處？筆者利用週末走進南安海濱，在石井鎮的菊江、溪東、老港、奎霞等村莊的宗祠或廟宇楹聯上，同樣找到不少「浯江」「浯海」的字眼。這些證據指向一個清晰的輪廓：從翔安南部到南安石井外海，這片環繞金門的遼闊海域，都屬於古之浯江。

文人記憶中的浯江：
楊子山眾多的碑崖佐證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南安楊子山眾多涉及「浯江」的崖刻與碑記。

楊子山舊稱崎髻山，海拔不過四百餘米，卻是戴雲山脈伸向海洋的最後一抹青翠。如今書院已傾圮，唯有古榕荒草間散落的自宋至清二十餘處石刻，仍訴說著滄桑，其中以朱熹所題「極高明」最為珍貴。

去年十一月，筆者踏足楊子山，在山中古碑、崖刻、楹聯上找到至少四處「浯江」線索，分別稱「浯江」「浯海」「滄浯」，三者同指楊子山下石井與金門之間的海域。乾隆年間《清水巖新建朱文公祠碑記》寫道：「由其中以望，則浯江渺瀰，萬頃一碧，風帆往來，而太武遠峰，夜月朝煙，晦明出沒。」清道光碑刻稱「下瞰滄浯」，宋人詩刻則有「帆歸浯海滄波外」之句。這些沉寂山中的石刻，終為一段被淹沒的歷史發出迴響，同樣證實了浯江水脈向東可延至南安石井外海。

從地理發現到文化認同：
讓「浯江」緩緩歸來

「浯江」的重新發現，釐清了一個被長期誤解的地名，更揭示出廈金兩地山海相連、血脈相親的深層文化紐帶。從金門太武山到翔安鴻漸山，從古寧頭到霞浯，一條古浯江貫穿南北兩岸，漁村佈局、宗族姓氏乃至民間信仰，處處可見同源同流的深刻印記。昔日「君住浯江南，我住浯江北」的隔水相望，正在文化溯源中化為「共飲一江水」的溫情。一方古碑，一條歸來的大江，浯江正從被遺忘的時光深處，緩緩流入兩岸共同的記憶之海。

高俊仁

是患非患

各說各話

拿到診斷書那天，醫生說得挺平靜，我也沒多問。下嚥和食管兩處鱗癌，雙原發。窗台上有盆綠蘿，葉子蔫了，我想著回去該澆水了。

化療三輪，無縫銜接。藥水打進去，病灶怎麼樣我不清楚，但人整個被掏空——不是累，是骨頭縫裡都發軟。抽了半輩子的煙酒，說戒就戒，沒糾結。朋友叫我去開會、采風，全推了。活動範圍變成公司到家，兩點一線。大部分時間窩在沙發上，看天花板發呆，看著看著就迷糊過去了。

最難的是那些從前不當回事的小事。想把陽台的三角梅挪個位置曬太陽，剛端起來，氣就喘不勻，胸口壓了塊濕布。剪幾根籐蔓，剪刀捏著都沉。手伸進冷水裡洗杯子，過一會兒胳膊就酸疼，說不清哪兒疼，就是難受。身上沒勁，怕冷，坐一會兒就想靠著。我媳婦說我像月子裡的小孩，碰不得風。聽著好笑，可真是那麼回事。

這些感覺天天跟著你，騙不了自己。夜裡醒了，也會想，怎麼就到了這一步？以前說走就走，現在出個門得盤算：哪有椅子歇？廁所在哪？水得帶溫的。說是「病患」一點都不冤。我也沒那麼硬氣，偶爾也歎口氣，跟自己說，行吧，就這樣了。

但歎氣歸歎氣，心裡有根弦，我一直沒松。

身體病了，心不能跟著病。有人來看我——協會的同事，老家的親戚，以前跑展會的朋友——我都提前起來，刮鬍子，換乾淨衣裳。把茶几上的藥瓶收進抽屜，點一小盤沉香，煙裊裊的，屋子有點味道，人就鬆快些。

人家大老遠來，我不能讓人一進門就看見一個愁眉苦臉的病人。我盡量笑，聊他們的事，孩子考學沒，最近忙啥。聊久了撐不住，就說「我瞇一會兒」，回屋躺躺，緩過來再出來，該喝茶喝茶，該送人送人。

家裡的事，我也盡量自己做。盛飯、端菜、收拾碗筷，媳婦要幫忙，我說你別動，我來。不是逞強，是覺得這些小事能讓我覺得自己還正常。手抖了就慢點，喘了就停一下。哪怕只是把拖鞋擺正，心裡也踏實。

更多時候，我花時間讀書寫東西。讀癌症的病理書、治療方案，能弄懂多少算多少，複查時跟醫生也能多說幾句有用的話。寫東西腦子轉得慢，一句話寫出來不順眼，就放著，隔天再改，改不動就念出聲，念著念著就有感覺了。每寫完一段，心裡亮堂一點。身子使不上勁，腦子得轉起來，不然人就銹了。

我不跟人訴苦，也不琢磨「為什麼是我」。疼了就躺，煩了就起來走走。日子一天一天過，飯一口一口吃。該看書看書，該記筆記記筆記，陽台的花該澆水還得澆——澆不動就少澆點，但不能讓它干死。

加繆有句話說，重要的不是治癒，而是帶著病痛活下去。以前覺得平淡，現在落到自己身上，才咂摸出「帶著」兩個字的份量——不是硬扛，是兜裡揣了塊石頭，走路會響，彎腰費勁，但你還是往前走。

我不再跟自己較勁非要回到從前。每天能安安靜靜看幾頁書，寫兩行字，跟老伴說幾句家常，就挺好。

疾病是段險灘，船顛一點，但兩岸的風景還看得見。

回頭想，什麼是「是患」，什麼是「非患」？「是患」就是老老實實承認：我病了，這疼那難受都是真的，不裝。「非患」就是心裡那條船，浪打不翻，風刮不走。一個沉，一個浮；一個苦，一個剛。這就是我在病裡，給自己找著的那點明白。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79606382・82411756
傳　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請掃瞄關注微信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
member:UPMG GROUP